

青島 作品
肖小

杀机深伏

一场惊心动魄的暗战较量!

揭秘一段不忍提及的史实
还原一桩雨夜暗杀的血案
重现一场艰苦卓绝的暗战

惊天案
浴血追凶
卧底锄奸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014834698

1247. 57
3278

杀机深伏

青岛小肖 著

图书馆

1247.57
3278



北航

C1714807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883380310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杀机深伏 / 青岛小肖著. — 北京 : 北京联合出版

公司, 2014.2

ISBN 978-7-5502-2694-4

I. ①杀… II. ①青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34826 号

杀机深伏

作 者: 青岛小肖

选题策划: 北京宏泰恒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张 萌

策划编辑: 高乐乐 郭 妍

封面设计: 西决设计

版式设计: 王玉双

责任校对: 郭 妍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市德龙公防伪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60 千字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16 印张

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01-8000 册

ISBN 978-7-5502-2694-4

定价: 29.8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58572848

目



录

引 文	/ 001
第一章	惊天命案 / 004
第二章	海堡查凶 / 021
第三章	忠义抉择 / 041
第四章	孤岛暗战 / 057
第五章	妙除凶顽 / 079
第六章	激战河口 / 100
第七章	铁血保卫 / 126
第八章	剧院刺杀 / 152
第九章	将计就计 / 178
第十章	深度潜伏 / 195
第十一章	津门智斗 / 213
第十二章	绝地复仇 / 234

引 文

高高的蓝天上飘着几朵白云，一阵阵清凉的秋风从山坡上徐徐吹来，清爽宜人。山坡上遍野盛开着野菊花，山间的果园里红彤彤的苹果、金灿灿的秋梨缀满枝头。山下的农田里，一片片火红的高粱正在风中欢畅地摇摆。

一位戴着墨镜、背着登山包、胸前挂着一台高级照相机的年轻姑娘沿着田间小路，东张西望地向渤海惠县某烈士陵园管理处走来。

她身材高挑，一头清新的长发盘在头侧，盘发上别着一个闪闪发亮的金属发卡，火红的厚绒T恤衫，再配上水洗牛仔裤和红色登山靴，显得格外靓丽和健美。她要给报社写一篇关于天津地下工作者的专题采访，有关部门推荐了烈士陵园管理处的老处长作为采访对象……

接待室里，现任管理处杨处长接待了她。

“你是刘颖记者？县里来过电话，说你要采访老处长。可老处长一般都在陵园，那里有几间小屋就是他的家，也算是办公室吧。他早就离休了，现在属于返聘。主要是因为他孤身一个人，又不愿离开陵园，真的闲下来说不准身体会垮掉。人每天有个事儿干，最好不过，拿现在的名词叫……怎么说来着？”杨处长说着挠了挠头发稀疏的脑袋。

刘颖记者提示说：“精神支柱。”

杨处长赞同地一拍巴掌：“对，对。精神支柱！人活着就得有个精神支柱。”

“据说他潜伏在天津期间，有个漂亮的未婚妻，可他为什么一辈子

引
文

没成家呢？还有，他当时为什么受了处分？”

“这个嘛，他的事情他最清楚，你去采访的时候，自然会知道。”

山上的果树多，杨处长担心她迷了路，亲自送她去陵园那边……

这座烈士陵园依山而建。

陵园内，苍松翠柏、洁净幽然、庄严肃穆。远远望上去，绿荫覆盖的山坡上，布满了一座座烈士陵园墓，墓前的一块块小石碑整齐有序地排列着。

杨处长带着刘颖记者进到陵园，找到了正在给陵墓锄草的老处长后，就赶回去开会了。

刘颖记者望着面前这位八十多岁的老大爷：眼睛深邃，头发已花白，布满皱纹的脸上挂满慈祥，身上是一套洗得泛白的老式军服，虽说有点儿驼背，但走起路来步步生风，身板依然硬朗。

因为已提前打过招呼，老处长知道刘颖的来意，热情地将她请到自己的住处。

几间瓦屋紧邻陵园大门，屋外搭着简易的棚厦，下面是一张老式的圆桌和几个宽大的马扎。老处长还拿来了一些水果。

自我介绍后，刘颖记者掏出笔记本，开门见山地询问：“于大爷，我查过一些关于您的资料，我想详细了解一下您当年的英雄事迹。”

“呵呵。小姑娘，你要是想采访英雄那可就找错人了，我可不是什么英雄。我只是做了地下党员分内的工作而已。”老处长谦虚地笑着回答。

问了几个简单的问题，刘颖记者话锋一转：“于大爷，听说当时您的未婚妻也在天津配合你的地下工作？”

她抬手将额前的几缕秀发拢到耳后。望着她梳拢秀发的动作，老处长仿佛回想起了什么，脸色黯然，手颤抖着从内衣兜里掏出一只扁扁的、巴掌大小的铁皮水壶，上面的绿漆已脱落得斑驳不全。老处长拧开盖子，仰头咕嘟喝了两口，抬手擦了擦嘴角。

一阵白酒的辣香味顺风飘了过来，刘颖记者这才发觉，大爷的眼角有几道血丝。

“您能给我讲讲吗？我很想了解当年在那种危险、残酷的环境下，你们是怎么谈恋爱的。”

老处长没有做声，只是出神地望着不远处的那片陵墓。刘颖乖巧地削了一只红苹果，温柔地递到他苍老的手上。

“噢，你吃，你吃。”老处长回过神来，推让着。

“大爷，您就给我讲讲吧。不瞒您说，我刚刚失恋。以前，我总觉得自已很懂爱情，可实际上……”

“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能够整天在一起多好啊，可偏偏要闹分手、闹离婚。唉，我们那个时候，想见一面都不容易啊，有时两三年才能见上一次面。”

“你们两个人不是一直在天津吗？”

“不是的，这个过程比较复杂。”老处长不愿让这个小姑娘太失望，犹豫了一会儿，又缓缓地说，“好吧，那我就详细地说给你听听。事情要从冀鲁边区发生的一桩惊天命案说起。”

“惊天命案？”刘颖瞪大了美丽的眼睛。

老处长点点头：“对，惊天命案发生后，当时的新华分社还播发了这个不幸的消息。那是一九四三年……”

第一章 惊天命案

第一节

一九四三年夏季，天津。

兴亚三区二十一号路，渤海大楼。

老式的电车在轨道上缓缓驶过，停靠站点时，开门的叮当声清脆悦耳。一位身穿竖条纹士林布旗袍的年轻女子下了车，缓步向前走着。女子二十岁出头儿，长得不算漂亮，但是很喜相，白皙的面庞上两道弯弯的柳眉，一双细长的眼睛透射着笑意和善良。

她从挎在手腕上的小坤包里掏出一只化妆盒打开，微微侧身对着里面的镜子照了照，拢了拢额上的刘海，直到电车启动开走后，才合上化妆盒放进坤包里，然后快步向街角那座庄重挺拔的褐色高楼走去。

此地是天津的繁华街道，那座大楼便是经常出现在画报封面上的渤海大楼，是由大买办高星桥于一九三三年兴建的。该楼高八层，也是津门地区最高的标志性建筑。楼底层是一家连一家的商铺和公司，那千姿百态的招牌和炫目的广告贴画撩弄着行人的眼球。

旗袍女子步履轻盈地踏进渤海大楼。往里走了不远，找到了那家悬挂着“新大牙科”牌匾的诊所。

她推门走进。诊所的门上挂着一串小铜铃，随门的开合发出叮叮当当的脆响。

一位穿旧长衫的小学徒从墙边小桌后站起，迎上来：“这位小姐，

您是要修牙还是镶牙？”

“我找于老板。我上面第三颗牙松动了，上次来他说牙箍用完了，新货还没有进来，约我今天来看看。”

“那好，您稍等片刻，里面有客，我进去说一声。”小学徒哈了哈腰，转身掀起半截白布门帘，进了里屋。

旗袍女子饶有兴趣地扫视着屋子，看得出这是新开张的一家买卖：墙壁刷得四白落地，上面悬挂着价目表，还有装裱考究的横联，什么齿科名医、津门妙手等。她差点儿笑出声，急忙抬手掩住嘴。在延安的时候，于老板就曾告诉过她，父亲是老家有名的牙医。没想到，还真的子承父业了！

门帘一掀，从里屋走出一位戴着白帽子、穿着白大褂的瘦高大夫，三十岁左右的样子，慈眉善目、面带儒雅，戴着薄胶手套的双手举在胸前，白口罩半挂在耳朵上、垂在腮边。

这位便是诊所的老板于树德。实际上，他是山东分局派遣的地工人员。

刚才他正在为病人修牙，小学徒进来说有客人要固定牙齿，听完小学徒的转述，于树德心里一喜——这是接头联络暗号啊，组织派人来了！

他赶紧出来迎接。抬头看到站在外屋的女子时，于树德惊大了眼睛：“红梅，怎么是你？”他做梦也没想到，组织派来的联络人竟是自己两年没见的未婚妻！

于树德和苏红梅是在延安抗大相识的。学习期间，于树德一眼就看上了她，便借着老乡的名义套近乎，一来二去就谈起了恋爱。可不久，于树德就被挑选到了一个学习班，接受特情训练，结业后被派往了山东局。临行前，于树德将家传的一只玉手镯套在苏红梅白皙的手腕上，算是定了亲。打那天起，两人再也没见过面……

半年前，于树德奉命打入天津，关系转到了冀鲁边委，由许云山书记单线领导。他的任务主要有两个：一是利用牙医身份跟敌伪人员接触，套取情报；二是设法批量搞到药品。

日寇占领天津后，对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。解决边区的医药、军用物资匮乏问题，成为了天津地下工作者的一项重要工作。

“于老板买卖兴隆啊。”苏红梅往耳后拢了一下秀发，微笑着说。

“是你？”于树德惊喜地望着红梅，“你先到这边等下，我把那位顾客的牙镶利索了就来。”说着，用胳膊肘顶开旁侧的一个小窄门，将红梅让进了自己的卧室……

于树德抓紧时间给顾客镶好牙，脱下白大褂、洗了手，便急急地进了卧室。苏红梅望着他进来，从小木床上慢慢站起身来，四目交接，千言万语不知该从何说起。于树德一把将她揽在怀里，紧紧地搂住……

墙上的挂钟敲响了，金属发条的声音在屋里回荡。

时间宝贵，相诉衷肠之后，红梅轻轻地说：“树德，我这次来天津是协助运送药品的。我们在中西大药房和上池馆大药房购集了一批药品，可鬼子控制得很严，短时间内不能再收集了。许书记希望能启动你这条线，再增加一条收集渠道。主要是盘尼西林、磺胺和奎宁粉。”

于树德痛快地回答：“好的。我已经跟几家药房建立了关系，明天开始我就分散购进药品，一个月后你们来取货……另外，伪警察局特务队的一个家伙常来我这里修牙，他好喝酒，嘴上也没把门的。我听他说，最近鬼子领着特务队要严查大红桥码头开出的船只。”

“怪不得。这次市内的同志突然要求我们放弃水路，改走杨柳青、水高庄的陆路线。同志们只好把这部分药品改装成滋补品，以便过关卡……树德，你要在这个伪警局的特务身上多套些情报。”

“我知道。红梅，今天在这里吃午饭吧，我让阿炳去‘狗不理’买包子去。”

苏红梅忽而面露忧郁之色：“不，我要马上回边区。我接到了交通员的通知，许书记让我速归，边区出了大案。”

“大案，什么大案，老家出事儿了？”

“是的，看样子很严重。”苏红梅蹙了蹙柳眉。

于树德知道不能再追问了，便握住她柔柔的手：“红梅，你往返于边区与市内，要注意安全。有句话我憋在心里一直想跟你说……”

“说吧，我听着呢。”

“我想……我想尽快把你娶进门，我都快三十岁了，没个媳妇怎么行？”于树德极为认真地说。

红梅清秀的脸庞飞满红晕，羞涩地垂下了头，并用手指柔柔地掐着于树德的胳膊……

于树德把红梅送到了渤海大楼门口。

望着红梅走出楼门，他心里涌起一阵酸楚：两年了，好不容易见上一面，可时间又过得这么快！

苏红梅走到路边，暗自咬住嘴唇，忍住在眼眶里打转的泪水。她坐上黄包车跑出一段路后，回头再望，渤海大楼已渐渐离远。

此刻，马路上忽然出现了几辆插着膏药旗、架着机关枪的日军卡车，迎面驶过，地上扬起一阵杀气腾腾的灰尘……

苏红梅充满仇恨地瞥了一眼这些野兽般的侵略者，转回身，倚靠在车座上，抬手把被吹乱的秀发梳拢至耳侧，脑子里猜测起边区那件未知的大案：

边区到底发生了什么大事？为什么要在我还未完成药品运送任务的情况下急令速归？我只是保卫部的联络主任，任务多是与天津地下组织联系，根据地内部的案件一般是由姚部长等人负责的，难道这次是跟我有何关联？

苏红梅猛然想到了哥哥苏挺进。

她的哥哥是边区独立团的副团长，为人义气、性格急躁，与鬼子交战时，经常亲自率队打冲锋，曾多次负伤。一个多月前，团长调走了，上级确定由苏挺进全面负责独立团。许云山曾规定：禁止苏挺进擅自带队打冲锋，以免给全团带来重大损失！

难道哥哥出事了？红梅的一颗心蓦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战栗……

第二节

河北冀鲁边区根据地是八路军在华北的重要抗日根据地，是深入日伪军心脏的主要作战区域。从一九四一年开始，华北日寇将主要力量转为“清剿”八路军，对根据地反复进行扫荡。边区里的日伪据点林立，八路军的回旋余地越来越小，处境非常艰难。经过冀鲁抗日军民艰苦卓绝的抵抗以及抗日形势的好转，至一九四三年春季，八路军收复了部分失地，成立了边区司令部，下辖三个军分区，以八路军 115 师某教导旅为主力，武装力量逐渐增强……

黄昏，天边几道如血的晚霞，映照田野、河流和山丘。

铜庄，边区党委大院。

院中央有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槐树，密密麻麻地挂满如雪槐花，清风吹拂，送来袅袅清香。绿荫掩映下的农屋，便是边委办公之处。冀鲁边区党委隶属于中共山东分局。

会议室里，边委书记许云山正在召开党委特别会议。自从三天前边区发生了那件惊天大案后，已连续召开了六次会议。这次，仅有核心领导刘副书记和保卫部姚部长参加。

许云山四十岁左右，身材瘦小，眼睛却闪亮有神，透着一股过人的干练。他平时多思少言，做事干脆利落，身上总穿着一件八路军干部服。腰间悬挂的不是手枪，而是一根短杆烟袋和一布袋烟丝。

桌子上放着一张牛皮纸，纸上是几十粒子弹壳，有的粘着泥土，有的还粘着血迹。

姚部长指着子弹壳介绍：“这是在案发现场和青纱帐里搜集到的，都是匣子枪的弹壳。那个被警卫连射伤的杀手头领大胡子，比较符合我们怀疑的那个人。我敢断定就是他……”

许云山连抽了几口旱烟袋，咳了声：“在找到证据之前，不要随意

下结论。要知道，那个家伙跟魏副司令员根本不认识。倘若真是他干的，反而说明这件事情更加严重了！”

一种前所未有的紧张气氛，在刘副书记和姚部长心中陡然升起。

“今天，山东分局和 115 师部都回电了，指示我们首先要确保边区的安全，要控制住大局……眼下的我们仍处在日伪与顽军的包围中，一定要封锁住消息，以免羊坡庄的鬼子乘机发动攻击。”其实，许云山承受着无法想象的压力，这个非同寻常的血案已关系到边区的生死存亡，往下的每一个步骤都必须谨慎，稍有闪失，根据地就可能毁于一旦。

姚部长点着头：“许书记，我怀疑那伙凶手还藏在海堡一带，就由我带人去查吧。”

“不，你去做不合适，容易打草惊蛇。”许云山抬脚磕了磕旱烟袋，解释道，“我之所以一定要派苏红梅去，是因为没有谁比她更熟悉海堡一带，而且女干部可以麻痹隐藏的真凶，以防他们狗急跳墙。”

姚部长张开嘴要说什么，可又咽了回去。这并没有逃过许云山犀利的眼神，他抬了下旱烟袋，示意姚部长尽管讲。

姚部长犹豫了一下，带着满脸的疑虑开口：“许书记，让红梅去海堡调查，我觉得不妥当。她只是保卫部的联络主任，主要是跑情报线，很少参与边区内部案件的侦查与处理。还有，她与哥哥苏挺进，跟某些人的关系密切，这个您也是知道的。”

许云山听罢，没有立即回答，而是转头问刘副书记：“老刘，对选派苏红梅同志去海堡调查真凶一事，你有异议吗？”

刘副书记摇摇头，表示没意见。

“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老姚，我们要充分信任她……”许云山说。

墙上的挂钟铛铛地响了五下，打断了许云山的话语。他仰头看了看挂钟，不禁自言自语道：“按理说，红梅该赶回来了。”

“嗯，差不多了。那我先回去等她。”姚部长起身准备回保卫部。

许云山安排刘副书记跟姚部长一起过去，先跟苏红梅谈谈……

边区党委驻地——铜庄。

从天津匆匆返回的苏红梅，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。一路上，她感觉到气氛明显与往日不同：盘查路条的民兵、儿童团员比平时多了一倍，连铜庄庄口的八路军岗哨也安排了双岗。

难道鬼子又要大扫荡了？苏红梅猜想着。

路过村道时，苏红梅见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乡，蹲在道边的院墙下，嘁嘁喳喳地议论着。

“老哥，我听说满屋子是血，打死了十几个人呢。”

“一个也没逮着，唉！”

“下了那么大的雨，上哪儿逮去？”

听到这些，苏红梅心头一紧：看来，去天津的这段日子，真的发生了不小的事情。莫非哪个村子又遭到了敌人的袭击？还是……她反复猜想着，步履也不由得加快起来。

苏红梅回到宿舍，放下捎带的小包裹，换上八路军干部服，便直奔保卫部部长室……

边区保卫部在离村口不远的三间瓦屋里。由于工作性质特殊，门前除了一个岗哨，没有悬挂任何标志。连本村的老乡都很少有人知道这里是保卫部驻地。

保卫部部长室。

姚部长与刘副书记正坐在办公桌两侧，研究着摆在桌上的一份卷宗。

门外传来响亮的报告声。

苏红梅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部长室。刘副书记亲切地招呼她坐下。姚部长起身倒了一白瓷茶缸的茶水递给她，先询问了去天津购药的情况。

苏红梅告诉他，鬼子对医药行业控制得越来越严，市内的同志尽了最大的努力，可还是没有搞出太多的药品。大红桥的船只也遭到了严密搜查，这次只好走陆路线运回。

“是啊，鬼子一直在费尽心思地破坏我们的秘密运输线，搞药品的风险和难度越来越大了。红梅，你这次办得很不错，军区医院可盼到了这些急需的药品。”姚部长向红梅投去赞许的目光。

“这是我的职责，能顺利地完成任务也多亏天津同志们的积极配合……姚部长，听说出了大案子？”苏红梅急切地想知道那个大案的情况。

姚部长声音沉重地说：“红梅，三天前，魏副司令和各军分区侦察参谋，在赵家村召开侦查会议时，被一伙身份不明的人给暗杀了……”

“啊！魏副司令员牺牲了？”苏红梅惊得目瞪口呆，手中的茶缸颤动了一下，她把脸转向刘副书记，流出不相信的目光。

刘副书记垂下眼睑：“是真的。”

姚部长讲了被害的警卫员临终所言，及受重伤被救的石参谋等所述的案发经过……

雨夜，新县，赵家村。

天空布满乌云，伴随着滚滚雷声，密集的细雨铺天盖地浇洒下来，荡起一片片雨帘。

这个村落不大，不到两百户人家，却驻有二军区指挥部。指挥部设在一个农家院里，南北两趟土坯屋。南厢房中间摆放着一张大木桌，桌子上方吊着盏乌亮的马灯。灯下，边区副司令员魏志华正在主持侦查会议。

窗外哗哗哗的雨声隐约传进屋里。中等个头儿、面颊清瘦的魏副司令员吸着喇叭筒纸烟，听取各军分区侦察参谋对下一步侦察行动的建议。

“同志们，根据山东分局和115师部的指示，我们很快要展开对日伪军的夏季反攻。现在青纱帐已经长了起来，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有利条件对敌展开全面侦查，为反攻提供准确的敌军情报……我刚才听了各军区的汇报，感觉大家脑子里的大反攻意识还不强。”魏副司令员抬眼

望着大家说。

一阵拉动枪栓的声响和断喝声从门外传来……

院门外，在门檐下站岗的一名警卫员忽然望见一伙儿头顶斗笠、身披蓑衣的精壮汉子从村东方向快速走来。

等他们走近后，警卫员端起步枪喝问：“口令？”

走在最前面的大胡子抬手往上顶了顶斗笠沿，铜铃般的眼睛射出两道凶光，扬声回答：“反攻！”

“你们是……”警卫员感觉这些人比较陌生，警惕地问。

一个胸前挂着公文包的小眼儿走上前来，边频繁眨动着小眼睛，边从文件包里取出一个信封：“我是盼子岛司令部的，我们刚刚侦查回来，有重要情况向魏副司令员报告。这是介绍信。”

警卫员接过信瞧了瞧落款，又抬眼仔细观察了一下这些斗笠压得低低的人。雨珠砸在斗笠的宽沿上，水花碎溅，发出梆梆的连响，斗笠下都或多或少地露出了八路军军帽。于是，他打消了怀疑，步枪重新背回肩头，一摆头示意他们进去。

这伙人鱼贯而入，来到院内。

院落南厢房会议室的门虚掩着，屋内传出说话声。小眼儿回头跟大胡子交换了一下眼神，先后走到会议室的门前。大胡子娴熟地从腰间拔出一双匣子枪，往两侧一分，这伙人纷纷从蓑衣里抽出手枪，掰开了保险……

小眼儿按着公文包，推门迈进屋内。

听见门吱呀呀地一响，屋里开会的干部们不约而同地转头望过来。正在讲话的魏副司令员收住声，有些奇怪地问了句：“你是谁，有什么事情吗？”

小眼儿摘下滴着雨水的斗笠侧放在门边，朝他敬了个礼：“报告魏副司令，我是参谋洪大河，是来报到的，这是介绍信。”他前走几步把介绍信递上。

魏副司令从信封里掏出信纸，展开后拿到马灯下浏览了一眼：“噢，

你是边区司令部新任命的洪参谋，被安排到了二军区……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们正在开会，你先去休息休息，会后我再找你详谈。”

小眼儿嘴里答应着退了两步，却没有往外走，而是把身子挪到了墙边。

魏副司令员又娴熟地卷起一支喇叭筒，刚要点燃，却发现小眼儿仍站在墙边便问：“洪参谋，你怎么还没走？”

没等他回答，窗户外几个乱晃的黑影引起了魏副司令员的警觉，他起身大声喝问：“谁，谁在窗外？”

虚掩的屋门突然被撞开，几个戴斗笠、披蓑衣的凶汉冲了进来，走在最前面的大胡子二话没说，对准魏副司令就扣动了扳机，啪啪两声，枪口火光跳闪。魏副司令员捂住额头一下子翻倒在地，身旁的参谋主任胸部被击中，从椅子上歪倒下来。

突如其来的变故令屋里开会的人惊呆了，正当大家从腰间拔出手枪要还击之时，咔嚓嚓，窗户也被撞开了，窗外伸进几支手枪同时开了火，与站在门口的几个人形成了夹击之势，枪声四起，子弹横飞。

这些人的枪法都特别准，射出的子弹几乎没有落空的，在场的干部们纷纷中弹倒下。汨汨的鲜血从他们的头上、身上流出，染红了灰色的军装，缓缓地流淌到了地面上。

听到枪声，院门口的警卫员端枪就往里跑，刚进院门，一排子弹从门后射过来，他身中数枪，一头扑倒在雨地上……

这一切仅仅发生在不到三分钟的时间里！会议室里，火药掺杂着血腥味四处弥漫。

小眼儿收起手枪，走到桌旁，迅速把那封介绍信重新装回文件包，抬头看见大胡子正握着手枪检查倒在地上的大胡子，便急喊了声：“快撤啊，警卫连离这儿不远，再啰唆就走不了了！”

大胡子只好扬扬手枪，带着手下跑出屋子，冲出院门……